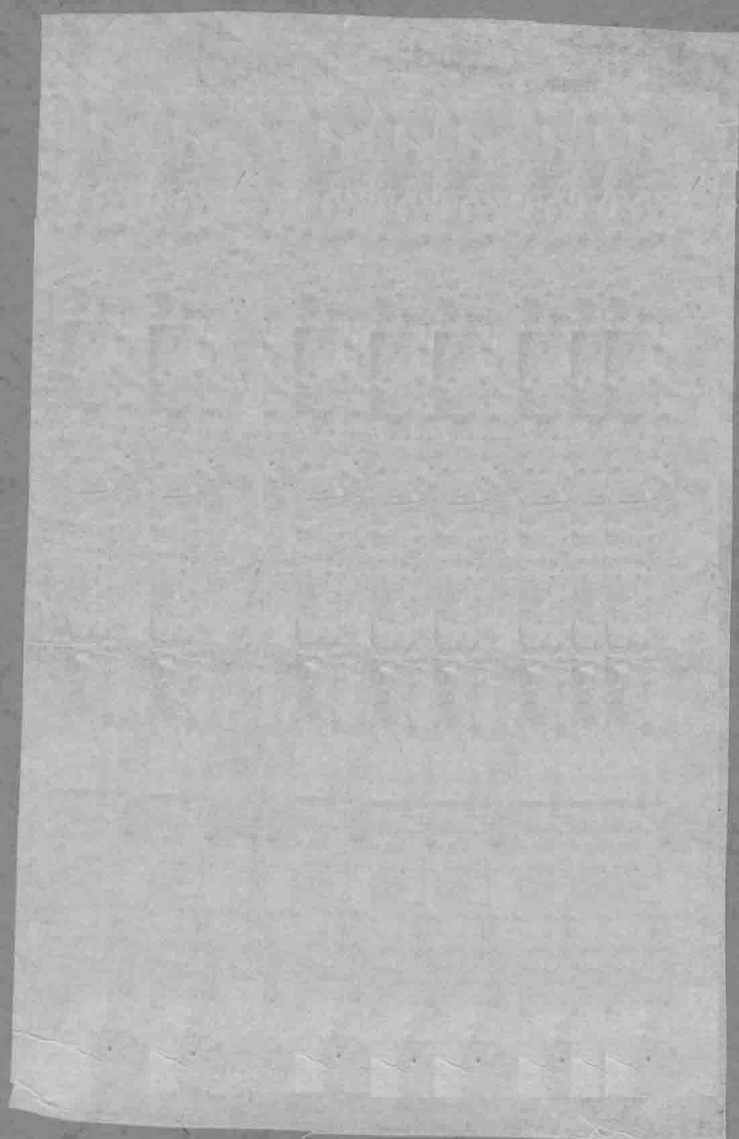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李渤

張仲方

裴潏

張皋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

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濟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立珪衛尉寺主簿父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渤恥其家污堅苦不仕勵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爲事元和初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李吳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爲左拾遺渤託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

參軍分司東都十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
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讐渤以散佚
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
皇甫鎛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
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
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閩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
它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
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
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
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產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乞降特恩免之計
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
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舛憲宗覽疏驚

異卽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旣以艸疏切直大忤宰相
乃謝病東歸穆宗卽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
權幸皆行升黜奏曰幸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
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
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
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它更無時而俛等
上不能推至公申炯戒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匡躬
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
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
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驕者使尸祿之徒有
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
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

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竝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賊處外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

賊或左降或處外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棄家歸朝忠節
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
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
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
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殯綱故臣懼不言之爲臯不懼言之爲
臯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
官續具條疏聞奏狀入畱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
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魏
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爲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
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
安久畱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爲虔州刺史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
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所出一千六百人觀察使

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入遠逋懸
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敕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
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
十七頃今已旱外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
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臯無所逃
臣旣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
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
竝放長慶二年入爲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卽位
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老衰病者
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
能回人主之意渤之臯也請先出閣待臯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
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

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渤充理匭使奏
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司諸司處理不當再來
投匭卽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皐外加一等準敕告密人付金
吾畱身待進止今欲畱身後牒臺府冀止絕凶人從之長慶寶厯
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帝雖昏
縱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厯元年改元大赦先是鄆
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怒命吏捕
之曳捫旣至時已曠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知是一內官天子
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雞竿下時有品
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方
免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人
不合毆御囚其皐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

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藩鎮奏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日兩神策軍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發之事上聞之案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曰崔發陵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母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辜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無愍惻卽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發四十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歸洛陽太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

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部尙書渤孤貞力行操尙不苟
合而闢昔之流非其沾激至於以言擯退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
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皋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
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
進士擢第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
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
溫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
生出爲金州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諡爲恭
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諡禮之典也
處大位者取其巨節蔑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
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

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
含章炳文變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
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諂淚在
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
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
臯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變師徒
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
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徵過徼之備竭
運輓之勞偃尸血流齒豁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
今四載禍胎之兆實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
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
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禽翦東吳則訐謏廊廟

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舍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守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案諡法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諡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爲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爲隋鄭州刺史日爲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

久刊缺滎陽令李光慶重加脩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及敬宗
卽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爲右諫議大夫敬
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
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
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
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太和初出爲福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爲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
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爲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
李宗閔復召仲方爲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
兆尹皆歿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
人吏引接逡巡閤門使馬元贇斜開宣政衙門傳宣曰有敕召左
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贇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

大開喚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辟元賞爲京兆尹出仲方爲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爲祕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啟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駿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

裴潏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内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内官爲使潏上

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
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
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
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
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以初令或有妨
不必在大當埽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
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詔天下
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鏽與金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
泌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待詔翰林憲宗服泌藥日增躁渴
流聞于外潋上疏諫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其天下
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
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

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阼已來剗積代之妖
凶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
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
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
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
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
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
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
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衍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
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其
假僞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
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